

死亡選擇

(美) 汤姆·克兰西著

SIWANGXUANZE

汤姆·克兰西为美国当代技术惊险小说论超级小说家，开创了「技术惊险小说」新流派，是最热门、最畅销作品之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死亡選擇

(美) 汤姆·克兰西著

SIWANGXUANZE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杨 萍

封面设计：赵 涛

死亡选择

〔美〕汤姆·克兰西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360 千

1991年8月第一版

1995年10月第二次印刷

ISBN7-220-00631-4/1·74

印数：10000—15000

定价：18.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伦敦市区：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1)
第二章	警察和王室·····	(18)
第三章	鲜花和亲人·····	(43)
第四章	玩火者·····	(59)
第五章	奇遇·····	(78)
第六章	审判·····	(79)
第七章	重返家园·····	(125)
第八章	意外的收获·····	(142)
第九章	节日·····	(159)
第十章	计划·····	(179)
第十一章	警告·····	(193)
第十二章	归来·····	(216)
第十三章	不速之客·····	(239)
第十四章	死里逃生·····	(255)
第十五章	危伤巨创·····	(285)
第十六章	阴谋得逞·····	(302)

第十七章	决断	(319)
第十八章	狐踪狼迹	(340)
第十九章	初捷	(358)
第二十章	数据	(372)
第二十一章	行动方案	(384)
第二十二章	侦破过程	(402)
第二十三章	行动	(416)
第二十四章	阴差阳错	(438)
第二十五章	不速之客	(469)
第二十六章	自由之声	(499)

第一章 伦敦市区：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瑞安在半小时内险些两度丧生，他在离目的地不远的地方下了出租汽车，天气很好，明净的蓝天上高挂着一轮红日。他刚在一个又一个的直背木椅上坐了好几个小时，现在想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街上车少人稀，这很出乎他的意料，不过他很想看到傍晚下班时那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很明显，当初人们设计这些街道时并没有考虑到日后这儿会有汽车过往，所以他断定高峰时间的那种混乱场面一定很可观。瑞安对于伦敦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是一个散步的好地方。此刻他一面像往常一样迈着从海军陆战队服役以来就没改变过的矫健步伐，一面用书写板的一侧轻拍着自己的腿部。

到拐角处时，车辆全都没影儿了，瑞安连忙准备过街。他本能地望望左边、瞧瞧右边，再望望左边，然后抬脚踏过路边石……

一辆双层的红色公共汽车在距他仅数步之遥的地方呼啸而过，险些将他碾成肉泥。

“对不起，先生。”瑞安一转身，看见一位身着制服的警官

站在自己的面前。“我要是您的话，我就会根据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过街，而且还得注意路标的颜色，根据颜色的不同来决定该瞧右边还是左边。我们不希望看到太多的游客在交通事故中丧生。”

“您怎么知道我是游客？”

那警察挺耐心地微微一笑。“因为您刚才过街时看错了地方，先生。而且您的穿着也像美国人。以后请当心些，再见。”那警察友善地点点头走开了，留下瑞安一个人在那儿纳闷：这套崭新的三件式套装究竟有什么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自己是个美国人呢？

他接受了教训，抬步朝街角走去。路边上的着色印字指示他向右看，交通标志牌上还有一道专为有诵读困难的眼疾患者准备的箭头。他小心翼翼地站在交通线以内，等着信号灯变换颜色。瑞安意识到自己必须很好地注意交通规则——尤其是待周五租了汽车以后。英国是世界上执行交通规则最严的国家之一。他心里明白自己得费些周折才能适应这种新的环境。

瑞安是位老练的观察家，往往能够根据粗略几眼所看到的情况得出许多结论。这会儿他正在商业区行走。人行道上的英国人穿着显然比美国人要好些——那些满头橙紫色卷发的小流氓除外。这儿的建筑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既有奥古斯都时代的古典式样，也有密斯·范·德·罗厄式的现代风格。大多数建筑物还是呈现出一种古朴的韵味，这些东西在华盛顿或是巴尔的摩早就会被一排排一望无涯的，崭新然而毫无生气的玻璃盒子所取代。伦敦城的风貌同他迄今在人们身上看到的良好教养是相吻合的。对于瑞安来说，这是一次带有工作任务的休假，但第一印象告诉他：这次休假将会非常愉快。

也有几个不和谐的音符。许多人似乎都带有雨伞。瑞安出

发以前曾仔细地查讯过天气预报。据称今天天气晴朗——事实上预报员说这是一个热天，虽然气温还不到华氏70度。不错，在这种季节里算是一个暖和的日子了，但算得上“热”吗？杰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把这种气候叫做小阳春。很可能不。可干吗要带雨伞？难道大家都不相信当地的气象预报？这是不是那警察看出我是美国人的缘故？

另一件他应当预料到的事情是街上罗尔斯——罗伊斯牌轿车很多。他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几部，而在这儿虽说不上比比皆是，也确实为数不少。瑞安在一个报摊前停了下来，想买一本《经济学家》杂志。他在自己的口袋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才找到零钱，付给那位耐心等候的商贩，后者无疑也认定他是个美国佬。他一边走一边翻着杂志，不一会儿就发现自己走错了路。瑞安一下停住了脚，开始回想他在离开饭店以前仔细看过的市区地图。他记不住街名，但对地图却有照相机般的记忆。他走到马路的尽头，朝左拐，穿过两条马路，然后又向右拐，没错儿，前面正是圣詹姆斯公园。瑞安看了看表，他早到了15分钟。公园在前面下坡的地方，要走过约克公爵的纪念碑，于是他在一幢白色大理石建成的长型古典建筑附近跨过了大街。

伦敦是一个绿草如茵的城市。圣詹姆斯公园看上去很大，看得出，草地都受到精心地管理。整个秋季一定异乎寻常地暖和，因为园内的树木依然枝叶繁茂。不过游客却寥寥无几。他耸了耸肩膀，星期三嘛，不足为怪。孩子们都上学了，一般人则要上班干活。这样再好不过。他是故意在旅游旺季之后来这儿的。瑞安不喜欢挤热闹。海军陆战队也这样教过他。

“爸爸！”瑞安闻声一下转过头去，看见自己的小女儿正从一棵树后向自己跑来，她还是像往常一样，跑起来啥都不顾。萨莉跑到跟前，一头撞在高个儿的父亲身上。同往常一样，卡西

·瑞安尾随在后，她从来就没法赶上他们那白色的小旋风。瑞安的妻子看上去不像游客。她的一个肩膀上挂着那部35毫米的加伦照相机，另一个肩膀上则挂着兼用作钱袋的机套。

“怎么样，杰克？”

瑞安吻了吻妻子，心里想：英国人大概也不会在公共场合接吻拥抱。“好极了，亲爱的。他们对我很殷勤，好像我是那儿的主人似的。笔记全都装好了。”他说着拍了拍有夹纸装置的书写板。“你什么也没买到？”卡西笑了起来。

“这儿的商店真是应有尽有。”她笑起来那模样告诉他：卡西已经花掉了他俩准备购物之用的一大笔钱。“而且还给萨莉买到些真正的好东西。”

“哦？”瑞安弯下腰去，瞧了瞧女儿的眼睛。“是什么东西？”

“你一定想不到，爸爸。”小姑娘扭着身子咯咯地笑了起来。她指了指公园。“爸爸，那儿的湖里有天鹅和弟鸟！”

“是鹈鹕，”瑞安纠正道。

“大白鸟！”萨莉喜欢弟鸟。

“呜——嘿。”瑞安喊了一句。他抬头看了看妻子。“照片拍得好吗？”

卡西拍了拍照相机。“哦，没问题。伦敦已经尽收在这里啦——难道你更喜欢让我们花一整天去逛商店？”摄影是卡西·瑞安的唯—业余爱好。

“哈！”瑞安望了望大街，路面是红色而不是黑色的，道路的两旁栽着山毛榉。这儿就是著名的圣詹姆斯公园林荫大道？他记不清了，但又不肯问问妻子，她曾经多次来过伦敦。那宫殿比他预料的更大，但看上去阴沉沉的，座落在三百码以外一个大理石砌成的不知名的纪念碑后面。“咱们在什么地方吃晚饭？”

“叫辆出租车回饭店去？”她瞧了瞧自己的表。“要不咱们就

步行回去。”

“按理说这儿的餐厅应当不错。不过时间还太早。这类的高级餐馆要等到八九点才营业。”他看见又有一个辆罗伊斯牌的轿车朝宫殿的方向驶去。他在盼着吃晚饭，但却并不真想把萨莉带到那儿去。4岁小孩和四星级饭店合不到一块儿来。左边传来刹车的尖叫声。他不知道饭店里有没有一个看小孩的——

轰隆！

在不到30码的地方传来一声爆炸声，瑞安一下跳了起来，手榴弹，他的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他听见炸弹的碎片在空中发出飕飕啸声，紧接着又传来了自动武器开火时的嗒嗒声。他一下转过身去，看见那辆罗伊斯牌轿车歪着身子停在马路中间，车的前端似乎矮了一截儿，前面有辆黑色的轿车挡住了它的去路。黑色轿车右前方的挡泥板前站着一个人，正端着一支AK——47型自动步枪朝着那辆罗伊斯牌轿车射击，另外还有一个人飞快地向车左后方包抄过去。

“趴下！”瑞安猛地抓住女儿的肩膀，使劲儿把她摺在树后的地上，同时一把拉过妻子，粗暴地使她在女儿的身旁趴下。罗伊斯牌轿车后面乱七八糟地停了10多辆车，全部都在50英尺以外，这些汽车为他们一家挡住了枪弹。那边的交通则被那辆黑色轿车堵住了。那个手持卡拉希尼科夫式自动步枪的男子正在疯狂地朝着那辆罗伊斯牌轿车扫射。

“妈的！”瑞安一直抬头望着，他难以相信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切。“那个该死的爱尔兰共和军——他们正在这儿杀人。”瑞安朝左边稍稍挪了挪。他眼睛的余光把街上的行人看得一清二楚，每张脸上都挂着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这是真的！就在我眼皮儿底下，跟一部关于芝加哥匪徒的电影一模一样。两个坏蛋正在杀人。就在这儿。跟那电影里的一模一样。

瑞安再朝左边挪了挪身子，躲在了一辆停住的汽车后面。他用这车前部的挡泥板作掩护，看见一个人正站在罗伊斯牌轿车的左后方。那人握着手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好像在等着什么人从车后门跳出来。那辆罗伊斯牌轿车的车身遮住了瑞安，使那个正蹲伏着身子射击的歹徒看不见他。这边那个歹徒背朝着瑞安，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车后门，距他还不到50英尺。瑞安事后根本记不得当时曾作出过什么有意识的决定。

他低着头，弯着腰，飞快地绕过那辆停住的汽车，一面加快脚步，一面像高中踢足球时学过的那样，两眼牢牢地盯住自己的目标——那家伙的腰部。瑞安仅用了几秒钟就跑完了那段距离，他在5英尺的地方两腿往下一蹲，猛扑了过去。要是他的教练看到这一招准会感到自豪的。

这一猝不及防的空袭正中目标。那歹徒的腰弯成了一道弓形，在他扑身倒地的一刹那，瑞安听见了骨头断裂的声音。一声令人满意的咔嚓声告诉他，那人的头在倒地之前已经在汽车的保险杆上给撞了一下。瑞安立即爬起身来——他气喘吁吁，但却精神抖擞——蹲在一旁。那家伙的手枪从手里滑了下来，落在他的身旁。瑞安一把抓了过来。这是一种他从未使用过的自动手枪，看上去像是9毫米的马卡罗夫式手枪或者别的什么东欧集团国家武器。枪的子弹上了膛，保险盖开着。他用右手仔细握住手枪——他的左手似乎出了什么毛病，但瑞安没去顾它。他低头看了看刚被自己摔倒的家伙，朝他的大腿上开了一枪。然后把枪举到齐眼的地方，运动到罗伊斯牌轿车的右后角。他把身子再往下蹲了蹲，从车身边偷偷地望了出去。

另一个歹徒的AK自动步枪放在地上，他正用手枪向小车射击，另一只手里还握着一样别的什么东西。瑞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罗伊斯牌轿车后面站了出来，用手里的自动手枪对

准了那家伙的胸膛。歹徒先转过头来，接着又斜着身子掉转过枪口。两人同时开了火。瑞安只觉得左肩上一阵灼热的疼痛，同时也看见自己的子弹打中了对方的胸膛。那粒9毫米的弹丸像一记重拳似的将那人打得踉跄直退。瑞安端平手枪，再次扣动了扳机。第二颗子弹击中了歹徒的下巴，在一阵湿润、粉红的云雾中敲掉了他的后脑。歹徒像一个被切断了操纵线的木偶，叭地一声倒在了人行道上。瑞安一直用枪瞄准着他的胸膛，直至看到对方的脑袋已经搬家。

“哦，天呐！”瑞安体内的那股肾上腺素来得快，去得也快。人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喘不过气来。他张着嘴，喘着气。不论刚才支持着他的是什么力量，现在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觉得自己虚弱不堪，难以自持。那辆黑色轿车稍稍往后退了几码，然后猛地加速，从他身旁开走了。它一溜烟就驶过大街，拐进了左边的一条小街。瑞安没想到应该记下车号。刚才所发生的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事情把他给懵住了，他的脑袋还没反应过来。

被他击中两枪的家伙显然已经一命呜呼，他睁着双眼，似乎为命运之神的干预感到震惊，他的头旁淌着一滩殷红的鲜血。瑞安发现他那只戴着手套的左手里原来握着一个手榴弹，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俯下身去，看看木柄上的开尾销是不是还在原来的位置。他缓慢而痛苦地直起腰来，朝罗伊斯牌轿车望去。

第一颗手榴弹已经将轿车的前端炸成了碎片。前轮歪斜着，轮胎全瘪了。司机早已咽了气。前排座位上还倒着一具尸体。厚厚的挡风玻璃全被打成了碎片。司机的脸——全没了，只剩下一块鲜红的海绵状似的肉块。在将驾驶室同乘客室隔开的玻璃板上有一道鲜红的血迹。杰克绕到后面看了看。车厢里伏着一

个男人，他的身下露出一个女人服装的一角。瑞安用枪柄敲了敲车窗玻璃。那人微微地动了一下，接着又不动了。至少他还活着。

瑞安看了看自己的手枪。枪膛已经空了，滑板又重新锁住了空空的弹夹。现在战栗已经开始伴随他的每一次呼吸，他的两腿哆嗦起来，手痉挛似地发着抖，这使他那只受伤的肩膀感到一阵阵尖锐的疼痛。他瞧了瞧四周，看见了一样足以让他忘却疼痛的东西——

一个士兵正朝他跑来，后面不远的地方还跟着一位警官。杰克想，这一定是宫殿卫兵。这人把熊皮帽给跑丢了，但却把手中的自动步枪攥得紧紧的，枪口上还插着一把半英尺长的刺刀。瑞安马上想到枪里是不是有子弹，但明白要想弄清这一点很可能得付出很高的代价。他自忖道：这是一名卫兵，一名精锐部队的正规士兵，跟海军陆战队队员一样棒。

瑞安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握着手枪伸直手臂。他用拇指揪了一下弹槽排放钮，弹仓哗啦一下落到了街面上。然后他把枪转动了一下，让那当兵的看见这是支空枪，最后他把枪放在地上并从旁边走开。他试着举起双手，但左边那只怎么也抬不起来。在这期间那卫兵一直在朝这儿跑来。他抬起头，两眼不住地巡视着两边，但一刻也没有完全从瑞安身上移开。他在10英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用手中的枪作了一个低位防御姿势，枪上的刺刀正对着杰克的咽喉部，跟操练手册上讲的一点儿不差。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但那张军人的面孔却像面具一样毫无表情。后边那位警察还没跟上，他正对着一部很小的步话机高叫着，一副凶狠的模样。

“稍息，禁卫军。”瑞安尽量用坚定的口吻命令道，但对方毫无反应。“我打倒了两个坏人。我是好人这边儿的。”

卫兵的脸仍然毫无表情。这小伙儿是个正规兵，没错儿。瑞安能猜出他在想什么——用刺刀捅穿目标的胸膛可真是容易。杰克根本没法避开那一记刺杀。

“爸爸、爸爸、爸爸！”瑞安一扭头，看见自己的小女儿正飞快地越过停着的一辆辆汽车朝自己跑来，两眼充满了恐惧。她跑上前来，用两只手臂紧紧地抱住父亲的腿，对着那卫兵大声尖叫道：“别打我爸爸！”

当兵的用惊异的目光来回打量着这父女俩，这时卡西摊开着两只空手，小心翼翼地靠拢过来。

“当兵的，”她以职业医务人员的口气宣布着命令，“我是一位医生，我要给那个伤员包扎伤口。你把枪放下，马上放下！”

后面赶来的警官一把抓住了卫兵的肩膀，说了一句什么，杰克没听清。卫兵稍微的松弛了一下，枪口也变换了角度。瑞安看见更多的警察跑到了现场，一辆白色的小车鸣着凄厉的警笛声也赶到了。局势总算控制下来了。

“你这个疯子。”卡西一面不动声色地检查伤口，一面说道。在瑞安那件新的夹克上装的肩膀处有一块深色的血迹，它已经将灰色的羊毛染成了紫红色。现在他的全身在不住地发抖。他几乎难以站立，萨莉吊在腿上又增加了额外的重量，使他的全身摇摆起来。卡西抓住他的右臂，让他靠着车身坐了下来。她脱掉了他的外套，轻轻地试探了一下那只负伤的肩膀。这一下感觉起来可一点儿不轻柔。她伸过手去，从他背后的裤兜里掏出一张手巾，紧紧地压住了伤口。

“不妙。”她自言自语地说道。

“爸爸，你浑身都是血！”萨莉在一旁站着，两手像雏鸟的翅膀一样挥舞着。杰克真想伸过手去抱住她，告诉她现在没事儿了，但这区区咫尺竟好似万里之遥——而且肩膀也在告诉他：

现在绝不是没事儿了。

这会儿轿车的周围已经聚集大约 10 名警官，其中不少还在喘着粗气。有 3 名握着手枪，正在仔细地查看周围的人群。西边儿又来了两名穿红制服的士兵。一名警官走了过来。卡西等他张口，就抬起头来厉声命令道：

“马上叫辆救护车来！”

“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太太，”警官的态度和蔼得令人吃惊。“您干吗不让我们来处理这事儿？”

“我是大夫，”她简短地答道。“你有刀吗？”

警官转过身去，从首先赶到的那名卫兵的枪上取下刺刀，然后俯下身来帮忙。卡西先让他把背心割掉，然后又把肩上的衬衣也割了下来。她一把扔掉被鲜血浸透的手帕。杰克嚷了起来。

“住嘴，杰克。”她看了看警官，将下巴朝萨莉指了指。“把她弄到别外去。”

警官做了个手势，唤来一名卫兵。那卫兵一把将萨莉搂在怀里，抱到一边去了。杰克看到自己的女儿可怜巴巴地哭着，但这一切似乎都很模糊。他感到自己的皮肤变得冰冷，湿漉漉的——休克？

“见鬼，”卡西骂骂咧咧地咕噜了一句。那警官递给她一截厚厚的绷带。她用绷带压住伤口，还没等她扎好，鲜血又浸了出来。瑞安呻吟了一声。他觉得好像有人在他的肩上砍了一斧似的。

“杰克，你刚才究竟想要干吗？”她一面手忙脚乱地扎绷带，一面从牙缝里进出这几个字来。

瑞安咆哮着回敬了一句，这样的勃然大怒有助于使他暂时地忘却身上的疼痛。“我没想干——可他妈不知怎样就干上了！”说这句话耗尽了他全身的一半力气。

“呜——嘿。”卡西哼了一声。“瞧，杰克，你像头猪一样在流着血。”

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朝这儿赶来。似乎有一百个警报器聚在现场，齐声发出呜呜的鸣叫声，而人们——有的身着军装，有的穿着便服——也全都凑到这儿来看热闹。一个身穿制服，佩戴着华丽肩章的警官开始向其他人发布命令。那场面给人的印象很深。瑞安脑子里一个独立的、超然于外的部分将这一切分别地记了下来，他自己背靠着那辆罗伊斯牌轿车坐在地上，衬衣全给染红了，卡西的双手涂满了丈夫的血，她还在吃力地想把绷带弄好。他的女儿在一个粗壮年轻士兵的怀里抽抽嗒嗒地哭着，后者似乎在用一种杰克没法听清的语言给她唱着歌，萨莉的眼睛死死地盯在父亲的身上，充满了绝望的痛苦。他脑子里那超然于外的部分觉得这一切都挺好玩，但又一阵剧痛终于再次把他带回到现实中来。

卡西抬起头，愤愤地嚷了一声：“把那边的车门打开，该死，我这儿有个正在流血的人！”

“那边的门给堵住了，夫人。让我来帮您吧。”瑞安在他们弯下腰的时候听到了一种不同的警报声。3个人将他朝一边挪动了一英尺左右，然后那位高级军官便去打开车门。开门时，门边碰到了瑞安的胳膊。他在失去知觉以前最后听到的声音就是自己的尖叫声。

瑞安的眼前慢慢的清晰起来，他的意识仍模糊不清、变幻不定，乱七八糟地报告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一会儿他躺在辆什么车里，车里的颠簸使他的胸部感到一阵阵巨痛。不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一种可怕的、干巴巴的声音。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两张依稀认识的面孔。卡西也在那儿，她在那儿吗？——不，只

有一些穿着绿衣服的人。所有的一切都很柔和、很模糊，只有他肩膀和胸前那剧烈的灼痛感是个例外，可他一眨眼，一切又全没了。他又到了一处别的地方。

白色的天花板起初显得毫无特色。不知怎地，瑞安知道自己给注射了麻醉药。类似的感觉他以前也曾经历过，但这次他都不知道为什么。盯了半晌，才认出天花板是由镶在一个白色金属框架上的白色瓷片构成的。有些瓷片上带有水渍，这些水渍给了他某种启示。其余的都罩有一层半透明的塑料薄膜，这使得荧光灯的灯光变得愈加柔和。他的鼻子下面系着什么东西，不一会儿，他开始感觉到一股凉丝丝的气体钻进鼻孔——氧气？他的其它感官开始一个一个地前来报到了。它们从头部延伸出去，探测着他的全身，然后又勉强向大脑提出汇报。他的胸前捆着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这些东西正攫着卡西喝醉酒时喜欢摆弄的那些胸毛。他的左肩感到……根本没有感觉。他的身子挺沉，完全没有挪动一下。

医院，几分钟后他好不容易下了结论。我为什么住进了医院……？瑞安集中精力想了很久，才记起自己为什么到这儿来了。当他醒悟过来时，他简直就像在麻醉药所施放的那团保护性的云雾里无动于衷地旁观着一个人被夺去性命似的。

我也中弹了吗？瑞安慢慢地将头转向右边。一瓶静脉滴注液挂在床旁边的一个金属架上，瓶上的橡皮管一直垂到被单下他的手臂给缚住的地方。他试着感觉一下右肘上导管针头的刺痛，但却不成。他的嘴很干，像塞了一团棉花似的。对了，我中弹的地方不在右边……他又试着将头转向左边，一种既柔软又坚实的东西挡住他的头。瑞安没法弄清那究竟是什么。甚至他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感觉也显得那样的脆弱无力。由于某种原因，他的环境倒似乎比他自己的身体更令人感兴趣。他抬眼一